經世遺表

十五

田制別考

結負考辨

諸路量考 步畝考附

方田始末

魚鱗圖說

魚鱗圖小本

共十五

田制別考目次

田制別卷目次

田制別考

結負考辨

結負之法雖自古昔其實古者以頃畝爲結負非如今法
高麗史食貨志云文宗八年宋仁宗至和元年甲午判凡田不易
之地爲上一易之地爲中再易之地爲下其不易山田
一結準平田一結一易田二結準平田一結再易田三
結準平田一結○臣謹案田結之名見於管子而崔致
遠四山碑銘有賜田十結之語似若新羅之世已用結

負之法然今攷麗史其文若此則古之結負非今之結負矣其不易一易再易之名循周禮授田之古法而凡所謂一結之地其廣狹皆同故得云山田二結準平田一結若如今法山田本入下等不得爲二結平田本入上等不得爲一結山田平田彼此參互同爲一結五十負而止耳豈得以瘠而多者準肥而少者乎一負實積之地肥瘠皆同斯可驗也

柳馨遠田制錄云制田莫不善於結法節或者以爲三韓以來通用此法今難容議然麗太祖之言曰泰封主即弓裔以民從欲一頃之田租稅六石又朴英規傳云太

祖旣平神劒賜英規田千頃則結負之名似出於其後○臣謹案辛禑十四年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太祖龍興卽位之初慨然歎曰近世暴歛一頃之租收至六石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用什一以田一負出租三升（食貨志）上文一頃雖若可據下文一負又將何解結負之名遠自新羅非自麗始也又景宗元年（宋太宗元年丙子）始定職官田柴課紫衫一品田柴各一百十結丹衫一品田六十五結緋衫一品田五十結綠衫一品田四十五結（食貨志）上距太祖統一之年不過四十餘年此高麗之初也結負之名高古若此但於此時無三等六等差地

負之法然今攷麗史其文若此則古之結負非今之結負矣其不易一易再易之名循周禮授田之古法而凡所謂一結之地其廣狹皆同故得云山田二結準平田一結若如今法山田本入下等不得爲二結平田本入上等不得爲一結山田平田彼此參互同爲一結五十負而止耳豈得以瘠而多者準肥而少者乎一負實積之地肥瘠皆同斯可驗也

柳馨遠田制錄云制田莫不善於結法（節）或者以爲三韓以來通用此法今難容議然麗太祖之言曰泰封主（即弓裔）以民從欲一頃之田租稅六石又朴英規傳云太

祖旣平神劒賜英規田千頃則結負之名似出於其後
○臣謹案辛禑十四年大司憲趙浚等上書曰太祖龍
興卽位之初慨然歎曰近世暴斂一頃之租收至六石
民不聊生予甚憫之自今宜用什一以田一負出租三
升食貨志上文一頃雖若可據下文一負又將何解結負
之名遠自新羅非自麗始也又景宗元年宋太宗元年丙子始
定職官田柴課紫衫一品田柴各一百十結丹衫一品
田六十五結緋衫一品田五十結綠衫一品田四十五
結食貨志上距太祖統一之年不過四十餘年此高麗之
初也結負之名高古若此但於此時無三等六等差地

爲結之文耳

麗代結負之法旣名一結其地皆同其以頃畝爲結負明矣

高麗文宗二十三秊（宋神宗熙寧九秊丙辰）定量田步數及田稅其步法六寸爲一分十分爲一尺六尺爲一步田一結方三十三步二結方四十七步三結方五十七步三分四結方六十六步五結方七十三步八分六結方八十步八分七結方八十七步四分八結方九十步七分九結方九十九步十結方一百四步三分其稅法以十負出米七合五勺積至一結米七升五合二十結米一石

○柳馨遠曰文宗時所定量田步數諸等地廣皆同而賦稅隨地品有輕重則地有濶狹之規必是創於麗氏中葉以後非自三韓已然也○臣謹案文宗量田之法小自一結大至十結必皆開方爲方田者平原廣野或十結正方通爲一田斜阪狹谷或一結纔方無以加展故差爲十級使苟可以開方者皆爲方田令經理簡省也然開方之法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十十方可開方今以零分碎片強使開方其有合乎故諸級實積不能相同今云一結之田方三十三步則一結實積一千零八十九步也必倍加此數得實積二千一

百七十八步然後方可曰二結之田而今乃云二結之田方四十七步則其實積爲二千二百零九步也四十七步之方開以視一結之例所剩三十一步而唯徵二結之稅抑何倖乎若論三結之田必於一結之田三倍其算得實積三千二百六十七步然後方可曰三結之田而今乃云三結之田方五十七步則其實積爲三千二百四十九步也五十七步之開方以視一結之例所欠十有八步而乃徵三結之稅抑何冤乎於是長加三分廣加三分欲以補此決欠三結之田本加零三分若然前於二結之田何無零分彼所差多至三十一步而猶從粗算不加零分此所

差不過十有八步而必費精思忽加零分抑何故也斯皆求其說而不得者四結五結至於十結其法例之喎戾麤雜莫不皆然此蓋文宗之世人文猶朴六藝之學無所據依故其發於制作貿亂如是也宋代熙豐之際中國有方田之議高麗之人依俙傳聞爲此開方之法而其法荒雜不能經久故其後無復修理者也○雖然凡名一結者其地廣皆同凡名二結者其地廣皆同柳磻溪之說是也同名一結而地有廣狹者非羅麗之古法也

三等之尺蓋起麗末而結負之改爲頃畝厥有我 聖祖

明訓

文獻備考云我國量制初甚疏略上中下等所量之尺各異上田尺二十指中田尺二十五指下田尺三十指皆以實積四十四尺一寸爲一束百負爲一結準諸中朝畝法上田之結二十五畝四分有奇而八道田品不一非三等所能盡也後改爲六等差以六等之後沃瘠之賦稍得均平平川君申琓上疏○臣謹案此所云二十指三十指者葢以拇指與長指拏而度之名之曰一指也人之骨節有長有短以此出度其能精乎斯葢麗人之末造也

 世宗二十五年下教戶曹曰我國損實之法見於金趾所撰周官六翼蓋自高麗已行此雖美法然收稅輕重出於官吏一時所見輕重大失民弊亦多且逐段損實自古經傳無之夫貢法中國自三代以至于今行之不易本國已於下三道試驗其間節目有未盡處今空詳度更定庶幾便民其一前此三等田尺長短(此上下疑有闕文)三等田方面其差雖均然實積之差不均今各等旱田水田一樣改量租稅視等加減以適古制旣遵古制則其計指田尺結負束把不依古制仍舊未便空用周尺改量然一二年內未易改量姑將舊田案

先分五等田品結負束把改作頃畝步法以收五等之祖庶幾古制時務並不悖○臣謹案聖教所云三等之尺未知的起於何時而恭讓王二年悉焚公私田籍火數日不滅（食貨志）疑此三等之尺作於麗末國初因之令不可考也今考聖教欲以周尺改量為頃畝唯其土品分為五等以收五等之租此我聖祖精義文理度越百王將以革去謬制以遵簡易之古法也柳磻溪平生苦心在於此事與聖祖所訓暗合密契惜乎其不講於是也○又按逐段損實聖祖病之金趾之書令所不傳然年分三等見於周禮（見原篇）既分三等又

復逐段損實必無是理此 聖祖所云經傳無文也今取高麗損實之法節錄在下

高麗食貨志云踏驗損實條文宗四年判田一結率十分爲定損至四分除租六分除租布七分租布役俱免○恭讓王三秊都評議使司請定損實十分爲率損一分減一分租損二分減二分租以次準減損至八分全除其租踏驗則其官守令審檢辨報監司監司差委官覆審各品科田損實則令其田主自審收租申琥上疏云太祖二秊覆定損實法二分損則全收三分以上隨損隨減節目悉用前制○臣謹案今日執災之法即恭讓王遺制也

世宗朝之田分五等是肥瘠之等載於田案五等之田其實積皆同

二十五年下教又曰其二向者分道爲三等分官爲三等分田爲三等實爲未精盖水田下三道多膏腴京畿黃海道次之江原咸吉平安道又次之旱田膏腴則八道大槩如一又旱田所出不及水田今當水田旱田各分五等旱田第一等準水田二等旱田第五等在水田第五等之下各道各官勿分等第合八道之田但視田品分等○臣謹案承上文而觀之則此是租稅之等非有五等之尺如今法也○又案田租分等之法但當以一畝

穀出之多少遂定一畝稅納之多少以分其等而已諸路之分爲三等諸邑之分爲三等蓋未當之法也　聖祖文理密察不遠而復議田等者益審焉年分九等之法蓋出　世宗之意逐段損實其弊滋甚故也

文獻備考云　世宗十九年改用貢法先試於下三道分道爲上中下三等一道之內各邑亦分三等一邑之內田品又分三等以此爲科隨科異稅遇凶年則輒減損數略倣夏后氏貢法較數歲以爲常也上道之上田下邑之下田爲九等之差申琓上疏○臣謹案此法行之未

久旋改爲五等也

二十五年下教又曰其三周禮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上下以出斂法則貢法視其年之豐歉上下其稅可知今亦以上中下三等各分三等合爲九等上分三等則上下之間租稅輕重懸絶若分九等則雖不中不甚相遠每歲季秋各官守令審禾穀結實之狀報季等第于監司監司更加檢覈水田旱田各別分等啓聞若各官禾穀大有不同則分等第啓聞下議政府六曹施行惟爾戶曹曉諭中外○臣謹案逐段損實誠百弊之源衆奸之竇也然禾穀豐歉雖步以殊以縣分等以鄕分等俗陳

(鄉謂之面)以里分等皆非精法然王者立法每欲劃一不欲細察此 聖祖所以必立秊分之法者也然魚鱗方田之法若行則雖逐段損實無以容奸雖秊分差等無以生弊要在先正其經界而已

六等差尺之法始作於 世宗末年年分之法一時並興 世宗二十六年置田制詳定所晉陽大君(世祖諱)爲都提調左賛成河演戶曹判書朴從愚知中樞鄭麟趾爲提調田分六等秊分九等十分實爲上上年九分爲上中八分爲上下七分爲中上六分爲中中五分爲中下四分爲下上三分爲下中二分爲下下隨其豐歉一分之

年則免稅更定結法○其制先授舊制五十七畝之結而審定每等所出之數舊制槩以五十七畝爲一結上有肥瘠其實積皆同上上年一等田出皮穀八十石二十而取一其稅三十斗畝收五升二合六勺有奇其稅三十斗者米也每皮穀十斗作米五斗二等田出六十八石其稅二十五斗五升畝收四升四合七勺有奇亦二十而取一三等田出五十六石其稅二十一斗畝收三升六合八勺有奇亦二十之一四等田出四十四石其稅十六斗五升畝收二升八合九勺有奇亦二十之一五等田出三十二石其稅十二斗畝收二升一合有奇亦二十之一六等田出二十石其稅七斗五升畝收一升三合一勺

有奇此以上先定六等田穀出之多少以定稅率以爲之本據此之數推而計之更以二十斗同科定結一等田三十八畝積周尺二十二萬八千尺二等田四十四畝七分積周尺二十六萬八千三百尺三等田五十四畝二分積周尺三十二萬五千二百尺四等田六十九畝一積周尺四十萬四十尺五等田九十五畝積周尺五十七萬尺六等田一百五十二畝積周尺九十二千尺萬計其實積開方其數百分取一定爲每等量尺之長所謂一負爲百尺尺有長短一等尺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五釐○二等五尺一寸七分九釐○三等五尺七寸三釐○四等六尺四寸三分四釐○五等七尺五寸五分○六等九尺五寸五分而皆以實積百尺爲負萬尺爲結謂六等皆同上上之秊稅二十斗上中年十八斗上下秊十六斗中上秊十四斗

中中秊十二斗中下秊十斗下上秊八斗下中秊六斗下下秊四斗○經國大典云實積一尺爲把十把爲束十束爲負百負爲結○臣謹案此法未便實有多端已見原編今不復論但秊分之法本使之逐秊審定而今也執諸邑之田每以三分之二録之爲下下等三分之一録之爲下中等大約皆如此下上之等僅存數負或存數結永定稅率不復軒輊雖金穰大熟莫之增稅雖青空大殺莫之減稅上中六等陳而不用不知此法昉於何時而今爲不刊之典矣大抵田分六等者田之等也秊分九等者秊之等也今也秊等又爲田等則是於田分

六等之上又加以田分三等今年分只有下三等損之又損其
法買亂然且戶曹之收之也年有三等而下民之納之
也通徵六斗中間賸米奸吏食焉是果遵何法哉並詳
原編
世宗二十七年命左贊成河演知中樞鄭麟趾等往安
山郡量田○量田事目量田所用周尺計五步木尺造
作面刻十分量田時步外餘數量用量繩每步著小標
每十步著大標一日內屢次校正○令量田以方五尺
積二十五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晦百畝爲一頃
五頃爲一字餘數不用○山谷及陵阪傾側水田則塍

最多者於實積減二十分之一次多者減三十分之一又次者減四十分之一平地不在此限○臣謹案量繩之一曰屢校者慮其弛緩有差也無論麻繩葛繩若用榆汁雞子松脂之等調塗堅滑則自無弛緩之病一曰屢校恐不便也○又案此條方五尺爲一步積二十五尺百畮爲一頃五頃爲一字則是於結負之骨冒以頃畝之皮也名實不允誠恐不可以經久也

遵守之冊須於 孝宗之時而結負之法一變

遵守冊以下並詳原篇

諸路量田考

本朝太宗元年量田○二年命停東西兩界量田○五年
命改量忠清慶尚道田分遣敬差官四十五人以量之
是年命改量六道田得賸田三十餘萬結○十一年分遣朝士於東西北面
量田○十三年量濟州田
世宗十一年忠清慶尚二道分遣敬差官量田○二十七
年安山郡量田○三十二年命改定八道田品以大臣爲
觀察使差敬差官七十餘員先試全羅
世祖八年量田○二十三年京畿忠清道量田○二十四
年慶尚全羅道量田

燕山初年全羅道量田

中宗十七年江原道量田○十八年全羅道量田

宣祖三十七年京畿黃海江原平安咸鏡等五道量田

光海四年分遣均田使量田諸道

仁祖十二年改量三南田

顯宗四年改量京畿田左右道各出量田使一人閔鼎重金始振○十年忠清道公州等二十邑黃海道黃州等四邑量田

肅宗二十七年黃海道康翎甕津殷栗等三邑量田（此是俞集一所量）○三十五年江原道通川等十六邑改量○四十

五年分送三南均田使金在魯等全羅左道金在魯用甲戌量田尺

英宗三秊開寧縣量田○五年蔚山府量田○十一秊黃海道三四邑量田○十二年旌善郡量田○十三秊鳳山郡長連縣量田京畿楊根等八邑量田○二十三秊信川郡量田○二十四年會寧茂山等二邑量田○二十五年金川郡量田○二十六秊慶州等四邑量田○三十二年黃州載寧等二邑量田○三十四秊長湍府量田○三十五年永同沃川等二邑量田黃海道松禾等三邑量田○三十六年水原府量田○三十七秊楊

口縣量田〇三十八年振威富平等二邑量田〇四十三年會寧府量田

步畒考

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畒〇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孔疏云古者八寸爲尺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六尺四寸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數以六爲紀六尺爲步索隱曰管子及司馬法皆云六尺爲步非獨秦制又王制八尺爲步今以六尺四寸爲步步之尺數亦不同　明史食貨志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畒畒百爲頃

方田始末

宋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史臣云神宗紛紛繆舉獨此粗爲可觀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臣謹案地之肥瘠畦步以殊千步之方曠遠踰度非制也雖冀兗大野不宜如此況所包彌廣奸竇彌穿此其所以行之

未久民怨已作也

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埄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臣謹案田角之方立土植木則其塍畧交錯依舊不改可知也

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爲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各

勅甲頭方戶同定詔災傷路分權罷○臣謹案大甲頭小甲頭如吾東所云八結注飛戶首之類也方戶者一方之內諸田之主戶也各認步畝者令一方之內接膝連壟者各認自己之田爲幾畝幾步也同定者定五等之稅也

元豐元年詔京東東路民訴方田未實其先擇詞訟最多一縣據各等第酌中立稅俟事畢無訟即案以次縣施行○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最不均縣先行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臣謹案每歲方五縣者方田官巡行諸

縣而秋分之後春分之前日月無多故僅方五縣而止
也

元豐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騷擾詔罷方田
至是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二百四十八萬四千
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臣謹案當時弊政如青苗保甲
免役之類皆爲司馬韓呂諸公之所駮正而方田之法
未有非之者蓋其法非必出於王安石之手耳惜乎行
之未久幾成而旋毀之也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
西北兩路始

四年尚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扇惑愚民致賤價賣斷田業或毀伐桑柘者杖以曉衆從之〇監察御史宋聖寵言元豐方田之法廢且二十年猾吏毀去案籍豪民毀壞埄界乞按視補葺詔行下〇七月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視税最不均縣每州歲方一縣或兩縣遇災傷權罷

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騷擾乞取難禁除已方外權罷〇

昏亂之世胡能有成方田者先聖之遺法也旣非其人何以行矣

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

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見有陳訴未爲畢事合依已命權其賦稅依未方時舊則輸納

五年五月臣僚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令輒於舊管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爲蹙剩欲望重行方量依條均定稅數不得於元額外別有增損

宣和元年臣僚言方田以均天下之稅神考良法陛下推行今十年告成者六路可謂緩而不迫矣御史臺受訴乃有二百餘畝方爲二十畝者有二頃九十六畝方

爲七十畝者虔州之瑞金是也有租稅一十三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租稅二十七錢而增至一貫四百五十者虔之會昌是也葢方量官憚於跋履並不躬親而行纏拍峯驗定土色一任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密行檢察若未按舉究時有訴不平則明加貶黜○臣謹案驗定土色未易中理雖守令躬行猶懼失實况委之於胥吏乎當時騷怨之興全由此事非方量之法於民不便也

宣和二年詔罷諸路方田

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未方量已方量賦

役不以有無論訴悉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業者逋久並放○臣謹案宋代方田之法三舉而三罷之似若其法本非美制而然也然法之興廢係乎其人井田之法今雖不行不可曰其法本非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非謂是乎井田者諸田之模範非盡天下而爲之井也則三代之制必皆方田合計諸方以成一井故方十里方百里方五十方七十每以方言若如今田畝歪銳鈍千態百狀則方十里方百里方五十方七十必不得而名之矣後世水田大作上乎下乎必因地勢則畫田爲方勢所不能於是立土爲峰植木爲標以識方

隅而名之曰方田此後世之所謂方田非三代之方田然其道意則在是也但千步之方既闊既大奸實由是而隱藏矣方量之官不忠不勤猾胥由是而舞弄矣重之以驗定土色用差稅率豈官人之所能爲哉况當徽宗之世憸邪得志紀綱全壞庶政皆紊百度昏亂雖良法美制出於先聖者而能有成乎三舉三罷不足以斷方田之案也

紹興十二年李椿年奏行經界之法

十七年李椿年免喪還朝復言兩浙經界已畢者四十縣其未行處若止令民戶結甲慮形勢之家尚有欺隱

乞依舊圖畫造簿本所差官覆實先了而民無爭訟者
推賞弛慢不職者劾奏皆從之○光宗紹熙元年知漳
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爲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
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
漳泉汀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州縣坐失
常賦日朘月削臣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
病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爲一定之法行
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打量
畝步算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今欲每
田一畝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幾文 上乃諭輔臣令先

行於漳州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宋史道學傳朱熹於光宗初政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以上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阻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熹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細民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胥爲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熹請辭去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

◯臣謹案李椿年經界之法本亦方田得有圖畫故椿年之言曰乞依舊圖畫造簿本朱子之奏曰圖籍

尚存曰四縣圖帳藏于一樓而宋史本傳直云方量之法則魚鱗方量皆朱子之法也大抵田形萬殊不可模捉非有畫圖以爲帳則其欺隱蔽冒不可盡察故歷代相承皆有圖帳洪武魚鱗之圖其來已遠非自洪武始也○又案朱子之奏每田一畝定九等高下之税今作畦田亦每一畦定九等之差非朱子之意乎宋制或爲五等或爲十等而朱子欲定之爲九等者欲循先王之令典也

宋理宗開慶四年行經界推排法於是尺寸之地皆入官籍東南大擾 綱鑑

案此時貫似道當國雖有良法何以行矣尺寸皆入官籍本是當然之理豈可以此而病之乎國之將亡雖良法民亦怨之矣

大明太祖洪武二十年始行魚鱗圖法

明太祖卽帝位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覈浙西田畝定其賦稅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洪武二十年命國子生武淳等分行州縣隨糧定九區設糧長四人量度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圖冊先是詔天下編黃冊以戶

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數爲四柱式而魚鱗
圖冊以土田爲主諸原阪墳衍下濕沃瘠沙鹵之別畢
具魚鱗冊爲經土田之訟質焉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
焉凡質賣田土備書稅糧科則官爲籍記之毋令產去
稅存以爲民害

萬曆之初丈量用開方法

萬曆六年帝用太學士張居正議天下田畝通行丈量
限三載竣事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畸零截補於是豪
猾不得欺隱里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總計田數七
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視弘治時羸三百萬頃然

居正尚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爭改小弓以求田多
或掊克見田以充虛額

田制別考

魚鱗圖說

結負經田之法天下之畝法禹稷之所不能善也

令制六等之田通用一尺一等一結二等八五三等七十四等五五五等四十六等二五以爲差率（自孝宗四年癸巳頒行遵守冊如此）若使國中之田正正方方皆作一結之形則執一田而定其等執其等而差其率固不難矣今也不然或喎爲斜方或漫爲楕圓或尖爲鋭角或舒爲鈍角或

纏中爲蜂腰或錯入爲犬牙或網末爲棗核或連膝爲栗房或卷尾如蛇或勾鼻如象或屈爲句股或張爲舞臂奇歪偏仄千態萬狀而其實積所函或細瑣爲把束或廣大爲秸負昔之一佃（佃俗謂之作名）今分爲二三昔之三佃今合爲一二昔之旱田今變爲水田昔之水田今變爲旱田昔之私田今變爲宮田昔之屯田今變爲私田昔之良田今松楸擁墓昔之陳田今䆉稏盈疇或廣漠之野變爲大邨或稠密之聚變爲荒田十里明沙到今秊新被酷災九曲淸流在舊案皆入高等其情若此而欲審尺爲把引繩爲負以定其稅率亦已難矣凡數理

家推算之法最慎於實積之差凡物形萬變約之以句股折之以開方以求其實積此唯精心研幾深於數理之學者乃能爲之今郡縣胥史之屬絶無能知其糟粕者而平生刀筆習於偷竊心術已痼不可感化京輦子弟上焉者項羽沛公高談詩賦下焉者馬弔江牌習爲嬲戲其有能助縣令而算實積者乎於是不得不任之胥史任之吏校任之鄉甲(即面任)任之佃夫於是百竇交穿衆詐相蒙怨讟朋興鄙罰隨至是故凡爲守令者咸以量田視爲大穽胥戒於私室浮言於公座皆曰量田不可爲於是廊廟大臣習聞此言亦唯曰量田不可爲

其實量田之所以難在乎法例之未善非有他也
令以爲量田不可議者不過曰財力難繼也曰奸弊難
防也誠以一畓之量動費時日（畓者田之陷也 方言曰裵味）一畦之
察隨者數十米麪煙酒其費不貲一斗之種分爲五畓
一字之標動至百行紙筆書寫其費不貲於是乎財力
難繼夫所謂財力難繼者法例未善之故也欵歪銳鈍
折之以方斷贅補缺積之爲實其奸未易察也二等八
五六等二五旣定羃積又分差級其奸未易察也土之
肥瘠畦步以殊蚓之稀稠歲月以變毗與吏瞬指沃爲
磽雖復辨淄澠之味知埴壤之宜無以昭其奸於是乎

奸實難防夫所謂奸實難防者法例未善之故也故曰結負經田天下之弊法禹稷之所不能善也

洪武魚鱗之圖本諸周禮斯之謂無漏法也

周禮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比者比等差率之籍）地訟以圖正之（鄭云邦國本圖○賈云量地之初即有地圖在於官府後民有訟以本圖正之）○故繕工監役臣李瀷曰魚鱗圖蓋徧圖田形如今邦域地圖也諸野諸谷細統於大大爲全圖細爲分圖丘陵墳衍川澤不食之地及陳荒不墾者悉皆無漏依算法書其闊狹長短又於總圖上書從某至某爲幾尺又其四至必書第幾田若山若溪以待考驗豈復有隱漏之患哉

○臣以爲小司徒地圖之藏至秦猶然故沛公入秦先收丞相府圖籍周知山川道里戶口多少以定也朱子在漳州曉示經界榜云打量田土攢造圖帳空分方造帳畫魚鱗圖砧基簿（詳見牧民心書）其後張洽爲松滋尉以經界不正請行推排法（見宋史）亦魚鱗圖之遺法也（張洽朱子門人）李春秊經界之法亦有圖畫（朱子奏亦云四縣圖帳藏于一樓）魚鱗圖不自洪武始也譯書云田賦之籍彼云魚鱗冊則清人亦爲是矣田無圖帳唯我東爲然今倣古法作爲圖帳經緯之線以均實積溝塍之線以察本形

欲作魚鱗圖○宜先把一縣○計其四至○正其子午方位○作經緯線○爲總圖○次把一鄉、正其子午方位、作經緯線、爲總圖、鄉面也次把一邨○正其子午方位○作經緯線○爲總圖○村者里也各有地界、亦次把一畦之地、二十五畝十斗落每以方五十步、爲圖一幅、長五十步廣五十步亦正其子午方位、作經緯線、爲分圖、○田之既方、其邊裔之地、不能開方者、名之曰町、大町小町、亦各爲圖、亦作經緯線、以驗實積○一畦者、二畎之四分一也、一畎長百步廣百步一畎者、古所謂百畝之田也、一井之九一一畊者、九畎之合、所謂方里而井也、

一縣之圖、其作經緯線、每以十里、爲一區、以圖山川原

隰村里之聚(十里者長三千步廣三千步空算實積不可以道路紆同者爲十里)〇一鄉之圖每以一里爲一區以圖山川原隰村里之聚(一里者長三百步廣三百步古所謂方里而井非謂邨也)〇一村之圖每以一畦爲一區以圖田畓溝塍室屋藩籬樹木之界(一畦者長五十步廣五十步可種稻十斗者)〇一畦之圖每以一畝爲一區以圖田畓溝塍室屋藩籬樹木之界(一畝者長十步廣十步一畦函二十五畝)〇一町之圖亦每以一畝爲一區但有缺欠不能爲正方〇凡作圖先正子午大線經緯用墨疆界用朱凡墨線皆正方朱線則或圓或方欹歪銳鈍千態萬狀悉從其本形

說文云五十畝爲一畦今以二十五畝爲一畦者畦有

大小可互稱也○町者餘田也左傳云井衍沃町原防

襄二十五年杜注云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頃曰町也

姜流看羊錄云日本田制以一區爲一間如我邦五尺之長五十五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一里一里如我邦十里●古制百畝爲一夫九夫爲一井而畉畊二字皆作耕解今以一夫爲一畉一井爲一畊覽者詳之

爲圖如法將爲田籍廼疆廼理知爲幾畦

假如一縣有十八鄉每鄉有九村每村得六十四畦則縣圖一幅鄉圖十有八幅村圖一百六十二幅一畦之圖共一萬零三百六十八幅凡四層之圖通共一萬零

五百四十九幅○小狀紙一張可作圖四幅（爲冊子二張其面有）
四則二千六百四十張也每以二十張爲一束則其紙
一百三十二束也每紙一束本價六十文則錢七十九
兩二錢也本縣一件監營一件戶曹一件而草冊三件
則宜計四倍（草冊用劣紙）通共紙價之錢三百二十兩也○
一萬零三百六十八畦則五千一百八十四苫之落也
（東俗二十斗爲一苫）每以一苫之落爲一結則五千餘結也（南方一苫
之落或至一結）五千餘結者中邑之田也以此出算其紙筆之
費有商量矣
小狀紙中割爲二張厥冊頗長三分其長一在上爲圖

說二在下爲圖本圖每正方故
官將經田先諭民間每田十斗之落各其佃夫自備表
楹之木四枚其與他田相接者或備三枚或備兩枚其
大如握其直如矢其長一丈斯可用也又每十斗之落
各置石礫二百箇黃土十餘擔以備築墩之用○官所
豫備者楡汁之繩地平之準及草本之册畫硯之朱載
籍之車餘不足爲意也載輸田籍須作游衡小車令小
奴運之
迺疆迺理自洌以南由南而北自洌以北由北而南自洌
南由西而東自洌以北由東而西以爲第次

洌水者漢水也漢武帝旣平衞滿洌水以北爲四郡屬漢其後光武復遣使洌水以北屬漢其南爲三韓故三韓之人以洌水爲漢水其實本洌水也洌水有南北二源定以北源爲界而復以昭陽江爲界凡春川洪川東抵江陵屬之洌南楊口麟蹄東抵襄陽屬之洌北○臣以爲今 王京在洌水之上在南者由南而北爲嚮京也在北者由北而南爲嚮京也由南而北者自西起功由北而南者自東起功爲凡文薄皆由右而左也○第次者如所云天字第一田第二畓地字第一田第二畓是也

廼測日表以正子午廼植四楹以作一畦廼施交線以開五五

土圭測景古法也今以子午針盤代之每疆理一坪（東俗田地謂之坪）先從坤維察子午鍼盤（北方艮維）自經線直子午緯線直卯酉以引其繩以作四圍之線長五十步廣五十步以作一畦（先作大曲尺四枚其勾股各長一丈施之四隅以正其繩）厥繩既直廼植四楹須用直木其大如楹（俗所云一握）腰穿二孔一受經繩一受緯繩）厥楹既植乃築四墩其形正方面各一步其高二尺（用步尺）

廼眡厥畦諸田交錯款斜鋭鈍犬牙相入）廼施交線

每到十步卽設一繩經者四線並圍線爲六經緯相交二十五區於是呈顯二十五區各種四升卽此一圍爲十斗落

或曰經田之法或因川渠或因道路因其平直開方爲畦亦可以爲田何必子午是正乎淩裂阡陌破壞溝塍將由是權輿豈不拗哉○答曰古者六鄉六遂以衛王宮王宮旣正子午卽鄉遂之制亦正子午可知故古人名田謂之南畝旣名南畝田皆南直可知王莽稱東田晉人稱西疇非古意也詩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明子午非酉經緯正直而後斯可以經田也春秋傳晉人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畮杜云使壟畞東西行必其壟畞之制本直子午而後或南其畞或東其畞若如今日之東俗晉人雖強豈能使齊人一朝盡東其畝哉三代經田之法本直子午於斯明矣川渠道路時有變遷憑此爲田非經遠之術也

廼名畫工眡此交線描厥溝塍以作圖帳

畫工先作一畦之圖數千百本先設經緯墨線千百本皆同以從經田之官至是取出一張硏硃點筆以摹溝塍之形每沓一摺描其匡郭每田一區描其疆界

瑣衍原隰正其子午地勢褊狹不可正位者因其地勢而標方向

南東其畝非欲膠守古經凡聖人之法皆有精義不可移易今此經田雖四角樹楹築墩爲表而歲久頹廢不無移動民乃朋奸漫其經界苟非子午卯酉本有一定之方位則交斜欹側不可摸捉此所以子午卯酉必正必嚴不可使毫髮有差也雖然地勢褊狹者因其勢則能爲正方正子午則不能爲正方然而正之則餘畸削除反致煩惑凡如是者宜因其勢而作畦畵其方罫錄之田案或艮坐坤向或巽坐乾向不可拘也

旣畫旣方其有餘畸亦必開方名之曰町町而有餘因而算積名之曰畸

五五開方名之曰畦四畦相合即爲一畉（古所云一夫百畝）不能五五者或四五開方（長五十步廣四十步）或三五開方（長五十步廣三十步）或二五開方（長五十步廣二十步）或單五爲方（長五十步廣十步）名之曰町左傳所云町原防是也不能長五者則以單十開方（長十步廣十步）名之曰畝漢志所云步百爲畝是也不能畝者勿用開方因而算之名之曰畸畸者殘田也○凡算畸之法方六尺者名之曰畸（一方六尺即一步也）一畸二畸十畸則爲一畝也廣三尺長十二尺者名之曰畸一畸二畸十畸則爲一畝也廣二尺長十八尺者名之曰畸一畸二畸十畸則爲一畝也聚而合之不能爲畸者舍之勿

算○說文云畸殘田也正字通云井田爲正零田不可井者爲畸地勢多邪曲井田取正方則田必有畸零畫井者必計零以足其數

迺錫字號以第其田迺標甲乙以分其𤰈乃審寄屬以隸其畸

假如始事於坤方西南方先畫海南縣南一鄉第一西田當云天字第一田第五畓第七畊至十而止更標地字旱田曰田水田曰畓畦之內水旱相雜曰畊○凡作魚鱗圖其經緯正方之畦標之以天地玄黃其一畦之內塍𤰈相錯各爲一區者標以甲乙子丑一畦之內要不過二十二𤰈不足則標以角亢氐房○町田畸

田不可別立字號宜云天字第一田東町之田十六畝方四四天字第五畓西町之畓九畝方三三地字第七畔南町之田四畝方二二○天字第一田東畸之田十三畝畸即田天字第五畓西畸之畓九畝地字第七畔南畸之田三畝○或有田片別在一處不与大田相連者亦以附近之田按字隷屬曰天字第六田北別之田七畝

阤者隆者繩汎于空眂厥地平咸以正劃窪者積者邑之在內咸以正劃唯其結負有增有減

地形坡阤斜下為阪者繩絜于地則經緯有差一或有差次次歪舛若是者繩汎于空以繩為準其或隆突者

亦空如此○欲驗地平空作水平安于銅尺之上○大田之中過有窪坎或有磧石不可耕墾仍須打量如法通作一畦○𨸏者隆者其種穀有增（地勢斜下則所函多於平行）若是者增其負數窪者磧者其種穀有減若是者減其負數

屋壁牆垣礙於繩路者或穿或繞墳墓松楸陳之為荒者或蠲或錄

野屋朴陋響牆疏豁者穿而出之不可饒也或離楹紛壁不可毀傷者隔而繞之必精必審○風水之說日新月盛近世葬師占穴多在平地廣其塋域遠其松楸咸

云墓陳刋于田籍王土曰壓民食曰削非細故也王子大君以下至于九品朝官其墓地丘封咸有定度載於法典宜考法典算其步數其在法典之內者田籍書之曰墓陳其在法典之外者田籍書之曰墓犯於是墓陳例許蠲稅墓犯依法出稅未可饒也若夫庶人小民新占平原以爲墳墓者並其丘封依法打量不可饒也古人臨死託塋於不食之地覸此意甚好若纍纍衆塚已成北邙者雖在平地不可咎也

廼取圖帳備作圖說廼作田籍廼詒私券

圖說式 第一行 南始鄉也 面名 東一里柳川坪天字第一畓

二十五畝第二行甲字三畱三斗落稅額十負第三行乙字
六畱四斗落稅額十二負第四行丙字五畱三斗落稅額
八負第五行己上十四畱十斗落稅總三十負今定第五
等第六行東界椰川之水有巖石如五間之屋第七行西界
天字第二畓第八行南界本田南町之田八畝第九行北界
玄字第七畓○田籍者無圖之籍非有他也
或曰名曰田籍無田主佃客之名何也曰此　王田非
私田安得有田主佃客之名田主佃客時月以變錄之
王籍將焉用之唯所謂田主私作劵契以相憑驗而已
○私劵式行縣令爲考驗事本縣南始鄉東一里椰川

坪天字第一畓乙字六⿱列田四斗落稅額四負本價錢四十兩情願交易本主李泰根買者金尚文兩造呈文依此成劵以憑日後者別行嘉慶十年乙丑十月十五日打印行縣令花押田監崔聖昌署名田吏安得杓署名○空用木板開雕如上其未定之文空而待塡印搨堅紙如照訖帖子每私有賣買必赴官出劵名曰紅契有印文若無紅契者許發告屬公可也其田吏出劵每錢十兩納錢十文百一之稅未可少也

廼分九等廼定稅額別田三等外田六等各差其率量其所出二十而取一先以水田出稅率旱田之稅視此出率

一等畓種一斗收百斗種十斗收千斗○稅五十負租五十斗
二等畓種一斗收九斗種十斗收九百○稅四十五負
三等畓種一斗收八斗種十斗收八百○稅四十負租四十斗
四等畓種一斗收七斗種十斗收七百○稅三十五負
五等畓種一斗收六斗種十斗收六百○稅三十負租三十斗
六等畓種一斗收五斗種十斗收五百○稅二十五負
七等畓種一斗收四斗種十斗收四百○稅二十負租二十斗
八等畓種一斗收三斗種十斗收三百○稅十五負
九等畓種一斗收二斗種十斗收二百○稅一十負租十斗
又別田三等

別一等畓一斗收一百六十斗種十斗收千六百斗○稅八十負
別二等畓一斗收一百四十斗種十斗收千四百斗○稅七十負
別三等畓一斗收一百二十斗種十斗收千二百斗○稅六十負

又外田六等

外一等畓一斗收十八斗種十斗收百八十斗○稅九負
外二等畓一斗收十六斗種十斗收百六十斗○稅八負
外三等畓一斗收十四斗種十斗收百四十斗○稅七負
外四等畓一斗收十二斗種十斗收百二十斗○稅六負
外五等畓一斗收十斗種十斗收百斗○稅五負
外六等畓一斗收八斗種十斗收八十斗○稅四負

我邦水利之田其美者當以種一收百者爲上上此俗所謂五出之畓也五出謂種一斗而五苫出也（俗以二十斗爲一苫）其惡者當以種一收廿者爲下下此俗所謂大出之畓也大出謂種一斗而一苫出也（俗以一苫爲大苫）執此兩端差爲九等則九等之差如上所定矣○然長興寶城之地或有極美之田比之五出更得一倍此俗所謂升翻之畓也升翻謂下種之時以升而當斗也（俗謂之升反作）若是者唯千里而一有（諸路之所無）又十年而一得（每年不能皆如此）不可編之於九等之內以作原額又其升翻之說總係傳聞未有目覩據令目覩極不過一斗落而七八苫而已故

於九等之外別設三等以待此田○諸路瘠薄之畓其最下者有種一而收十者其甚者不能十焉雖湖南之田如此者時或有之而京畿江原之地如此者甚多率冒之以九等之率其不均甚矣宜於九等之外別置外田六等以待此田其必細剖爲六等何也美者雖有多等別田不過三等者粗分其差所失在上以厚民也惡者若不細剖則毫玆之冤厥田必陳不得不精別其差俾民無怨也如是則原率九等之外別三等外六等又成九等以左右輔成其法爲無漏也

柳馨遠云以下稻種一斗地定其等第上秊出十斛者

節五爲一等上秊出九斛者爲二等等而下之上秊出二斛者爲九等〇臣謹考柳謇遠分等之法与臣所擬定者如合符契但柳法秊分三等以上秊出率臣則校數歲之中以中秊出率爲小異又於九等之外再置別田三等外田六等爲大異也臣以爲秊分三等終是麤法誠以秊之豐歉跬步以殊上畓青空下畓黃熟以青率黃以黃率青均爲不平況良田都無豐歉俗所云小豐秊無論者

薄田數有得失彼以恆稔之田每沾薄土之惠啓僥倖之竇列頃碎之條吏緣爲奸法用易紊皆不便之法也今既作魚鱗之圖卽縣令親行巡審亦自不難按例

減稅亦足稱平不必以年分之法謂不可不遵也周禮
年分三等漢法年分三等見原篇年分三等蓋古法也古
法爲是者將以制國用也昔者聖人之制國也通執國
中之歲入眂其多寡分爲三等以制其祭祀賓客師旅
餼廩之用斯則可矣今也通執一縣之田曰今年爲某
等以差稅率可乎一坪之田尚莫如此況於一縣乎一
縣之田尚莫如此況於一縣乎年分之法宜在戶曹以
制國用於民田無用矣周禮司稼之臣巡野觀稼以年
之上下出斂法豐年從正凶荒則損減正與今巡野執災之法同
年分三等非出稅之法也○又案五出之畓固爲上上

然能出七八者往往有之若冒之以恆率豈非僥倖乎大出之畝固爲下下然不能十斗者比比有之若冒之以恆率豈非冤抑乎故別三等外六等不可不置也○

或曰舊法田分六等猶患不明今增之爲九等已極煩碎矧又猥加之以別三外六之名制法如牛毛析利如蠶絲何以行矣 臣以爲我邦中古以前六等各殊其尺尺之長短各不同中古以後六等各殊其積二等八五三等七十之法若是者六等之差亦極難明今正方之田端直中短計其實積則二十五畝彼此皆同問其下種則十斗之落彼此皆同唯於稅率別其等級雖增至九等庸何難矣又如

別田三等通國之中唯長興寶城等數邑時有數畦京城東門南門之外種芹之畓種菘之田時有數畦斯若也虛設而已非可以恒用者也若夫外田六等則恒有者也然國典以此薄田謂之續田其稅從略其差不精而其於原田之外別立一名則有之矣差爲六級名爲外田又何不可之有哉

宋大觀五季河北西路奏云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壤尚以爲輕第十等只均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乞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下三等折畝均數詔

諸路槩行其法○臣謹案第一等尚以為輕則別田三等不可以不設也第十等尚以為重則外田六等不可以不設也此所云第十等又分為三等者外田六等之意也唐虞三代之法雖不可考差以九等必不能悉中情理別三等外六等未可已也

臣又案柳馨遠稅率條例大略十五而取一並計民間所出運輸耗減之費期合於什一此蓋大變通之法耳今倉制軍制率由其舊而徑議什一之制則辟貉而歸桀民將盡劉矣我邦舊俗大約二十而取一故近古均田之臣其論稅法無不如此今俗防稅之例每田一負

輸租一斗古者防之者有沾應稅而有餘近歲防之者無利徭役漸繁故京畿防之者無害一結百斗無加入南方防之者大破南方徭役益繁故一結之防至責米四五十斗羅州等況於稻子哉○今第以一負一斗權作稅率𢌞用二十取一之法觀其收穀而定其結負之數卽上所列九等之表是也一結百斗之內租百斗函有田稅六斗每一結米六斗大同十二斗米十二斗三手米三斗米船價米幾升米京倉雜費幾升米雉雞柴炭米四斗南北不同邑各不同又及雜色徭役雜色耗費總不過四十斗之米出於百斗之租也稻百斗舂之得米四十斗楊根之北臣有薄田一區四苫之落歲收穀大約無慮

爲百苫稻与雜穀出於水田旱田者大約如此而其稅一結而已歲捩租百斗卽五苫以防一結之役此二十而取一也百苫爲二千斗而防役之租百斗湖南之畓其美者種一得百而一苫之落或至一結此蓋舊量之時入於第一等冒之以第一等之稅亦二十而取一也種十斗得千斗者以五十斗防役亦二十取一故令此稅率皆二十而取一非無據也

或曰南方之田其種一收百者絕少所謂美者亦一斗之落不過三苫四苫之出耳六十斗八十斗考其稅額一苫之落皆近一結今此九等所定結負之差槩皆輕薄國入必大損矣 臣以爲差率之例大約如此云耳若夫畦田

定稅之日唯考其舊籍上附下附率由其舊而已民田之得穀多少將何以探其實矣所列九等唯陳其法如此耳

迺名諸佃視此方圍乃考舊籍查其稅額邊角之來參伍定稅通執一畦算其舊額以其附近上下其等

假如一畦之畓十斗之落其八斗之落總爲四⿱列田其二斗之落乃鄰畦之⿱列田犬牙來入者於是方圍之繩既張既整乃名諸佃衆作者各考田籍其八斗落四⿱列田之稅二十五負也假令移錄一紙又名鄰畦諸佃考其田籍其本⿱列田舊額總爲十五負而其邊角之入於此畦者不過三

分之一二斗之落則十負錄之於彼畦五負錄之於此畦於是此畦二十五畝十斗落之地其稅額通共三十負而已三十負者第五等之畓也中中等遂於田案錄之曰玄字第二畓也假令今定為第五等稅額三十負○若此畦諸習之邊角入於鄰畦則其參伍定稅之法如鄰角之入於我者○若考其舊籍查其稅額其稅並有零數不中九等之原額者或增而上之或減而下之近於上者從上近於下者從下假如本額為三十三負或三十四負者增而上之執之為第四等其稅三十五負也若其本額為三十二負或三十一負者減而下之執之

爲第五等其稅三十負也諸等之上下移附悉從此例

○又若上品瘠薄窪磧相參者雖本近上（三十四負）三曳而下之以從輕等（第五等）若上品肥沃豪桀作奸者（本因奸豪而入於輕等）雖本近下（三十一二負）挈而上之以從高等（第四等）總在述者之能不可膠柱以鼓瑟也○大渠大路不可包入於畦圍之中空以渠路畫爲田界若小渠小路包入圍中地雖肥沃其額本少悉空從舊

或曰小民之情減則斯悅增斯有怨減固不難增之素何臣以爲天地玄黃連塍接壟天減地增玄減黃增心本至公田用極平民亦人也何必怨矣然罪疑唯輕田

亦空然凡可以減者減而下之或本額近下者減而下之或土品荒頓者減而下之溝涂相包者減而下之窪磧相參者減而下之要之減而下之者十而居六增而上之者十而居四則民亦本善何苦譸張以爲幻哉

或曰陳荒本多　王土既頻矣崩汰歲增　王土既蹙矣又從而減其稅額逐畦有損則王土大虧餘者幾何

臣以爲魚鱗圖者無漏之法也地既無漏豈能無羨今雖逐畦而減之畢竟一縣之稅視舊必增其增過多民乃有怨逐畦之減以殺其增不亦可乎

或曰宋法分田不過五等國初之制亦止五等中葉以

來增爲六等而上三等虛位也其所實分者下三等而已(第四五六等)麤分如此行之既久今猝變更分爲九等別田三等外田六等又爲九等通共十有八等作法繁瑣民未易曉豈可以施行乎臣以爲舊法所謂結負者不主於田(一結實積名不同)而主於稅(負束者稅額之名)不主於稅而主於佃(一佃所作執之爲幾負幾束)沙碎而塵雜雲渝而霧變隸首不能窮其算而巧曆不能辨其差今試觀之金堤萬頃之野一望無際肥瘠大同而魚鱗之䋄既張乃考舊案查其稅額則天地玄黃其稅額多少必畦畦不同田之不均於此明矣今欲以有萬不同之稅額束之爲劃一無零

之稅率則將設多等以待之乎抑麤設三五等以待之乎今一畦之田所列九等其所差各不過五負而已法見上然而上附下附之際其增減移動猶恐其或有民怨況六等之法其相距各差十五二等八五三等七十類閒架庨豁高下相懸上附下附其怨必猛將何以成此畫一之法乎故多設九等以待萬變又設別田三等外田六等以待其至高極惡夫然後物之多變我能應之斯不得不然也既分九等則田案之上只有九等之名凡結負束把等字雖悉除不錄國無所失民亦易曉天下之簡易徑捷莫此若矣何謂作法繁瑣乎

廼作模田爲四方準嚴厥表橛毋俾民惑歲一察驗毋有移動

天下之田原可盡方而水田旣盛其事不便溝塍匡郭不得不亂然此方田之法圍繩一撤形迹如埽雖表橛角落而相望尖墩突兀而不崩數年之後勢必磨滅天地玄黃漫無經界甲乙丙丁混然交雜亦必至之患也須作模田乃無此慮○一坪之中其平衍曠廣之地毋論旱田水田必有一畦之地二十五畝十斗落可作方圍者須就此田正其塍壟嚴作一方或有邊角小畸空取鄰田成此正方若有餘畸外出空附鄰田使勿相贅○或一

畦之內小畾相錯但其匡郭正方不与鄰混者便可爲模並於圖帳書之曰模田○大坪之田其模田宜令子坐午向毫髮不舛若夫狹斜之谷零瑣之田雖無模田覽圖自明無後慮也

凡作模田其用力至易者直令田主佃客出力自作其用力稍艱者令鄰田合力同作其或功鉅而費浩者官助以財若是處不多總之一坪之內須多置模田模田既存橀墩諸物雖歲久磨滅四方之田皆以模田爲表準則圍繩一張經界四達不患其没模挻矣若小小諸田雖一坪一模未爲不可○大凡方田之法須令模田碁置

星羅而後可以經久而不頹須於方田事定之後別諭富民凡欲自拔其身者須出財出力多作模田其作百區者授禮賓寺參奉加作百區者授司䆃寺直長又加作百區者授長興庫主簿許詣　闕謝恩就署入直三旬而解若作五百區以上者直授諸鎭僉使諸道察訪則數年之內模田櫛比而方田之法將垂之永遠矣或曰賣官作田輕重倒置豈不有損於事體乎臣以爲天下莫大於田政田政者生民之大業邦國之大本有補於此則天下何所惜乎李悝趙過之等皆以田政得官田千秋一言契合直拜通侯區區禮賓寺參奉沙斤道

察訪曾何足惜今都提廳軍官捕盜廳將校咸得察訪僉使何謂經田之功不如此輩斯皆暗於大體牽於流俗之論也

每年之秋災傷巡審令民設繩各立字牌俾便執災令巡稼執災之政悉委奸吏誠以結負經田溝塍為界官雖欲躬察而日驗之指鹿而為馬網魚而離鴻畢竟實效無以及民故寧委之於吏手耳若方田為籍魚鱗為圖則秋熟之日令民設繩各樹一牌書其字號官乃巡稼卽天地玄黃井井方方何畦之全損何畦之半減自可不問而瞭然隨錄為簿必無差舛吏何以容其奸

乎若大邑地廣不可徧巡者令吏巡稼勿撤其繩官卽執簿按驗雖走馬看坪猶足發奸斯豈非良法哉

追改

洪武二十年上念民貧富不均富者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飛灑奸弊百出有司至莫能詰而貧者益困乃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多寡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上之而經界於是乎始正

經世遺表卷之二十四

田制別考

魚鱗圖說

方田之法其在 聖朝原已施行見謂良法非今之所創言也

肅宗三十五年己丑改量江原道田平川君申琓上疏極言量法之未善未遑言之曰昨歲筵中兵曹判書金構請以兪集一方田之法使之先行於海西四邑而臣固不知利害之果如何只自隨衆仰對於下詢之時矣四

邑畢量之後小民則稱其均平豪右則言其不便中間毁謷各自不同及見其上送地部丘井量法啓本圖帳則節目詳密分負極均設墩定方各自打量畢役於旬朔之間比前量法事半功倍而因其丘井推步道里一邑之中東西南北之遠近山川田野之形勢有若列看指掌一展圖帳則不待親自經歷而固已瞭然於目中始信此法之簡便可行於八路矣○臣謹案僉集一方田之法天下之良法其所以止行於四邑而不能公之於八路者小民稱其均平豪右言其不便故也其謂之丘井量法者周制四井爲邑四邑爲丘而兵車之賦出

於丘井春秋傳謂之丘賦刑法志謂之司馬法俞集一
推丘井之法以作方田之圖故謂之丘井量法也分負
極均者必亦有上附下附之率也設墩定方者四角立
柱而築墩以識之也各自打量者謂名致諸佃使各打
量其諸習也畢役於旬朔者爲其法簡易徑捷不足以
費時刻也已然之效如此令不必持疑也
其疏又曰又見黼衣書啓則曰方田設施之法出於井
田之餘緖而規模纖密毫髮不遺舊日量法則只以五
等田形隨其長短廣狹而尺量之法隨處變改旣量之
後善與不善未易尋考故尺量分等之際盈縮高下只

委於監色之手所以賂物易行奸謀難防也今番量法則設墩立標井井不紊山林川澤皆在範圍一墩之內人各有土句等之高下負之多小各自辨正終歸平均而低仰輕重自決於衆人之口以此論之方田實爲防奸之妙法均役之美制○臣謹案此云一墩之內人各有土者謂一畦方圍之內十斗之落本是衆人之田張三之田四畓李四之田五畓鄰畦邊角之衝入者又爲數畓是一墩之內人各有土也等之高下負之多少各自辨正者謂諸佃咸集同考舊籍各自辨正也低昂輕重自決於衆人之口者謂諸佃平議各尋舊額縣官拱

默付之自然無用呶呶然與之爭也

其疏又曰量田之法意在均役而年久之後土品亦變則雖十年一量未爲不可而三南則甲戌之後始行已酉量田而亦未能徧行海西則萬曆癸丑之後始行己酉量田不過四邑而止今此量制實出新創易致人怨而猶能數月之内設施於三邑者誠以制法嚴密奸僞難容故也量田之制則依海西方伯之法災實等第則遵戶典同議之規最爲簡要而當今議論紛嘵之時苟非聖上斷自淵衷決意行之則雖有良法美制臣固知其終無可行之日也○案俞集一以肅宗二十六年

庚辰爲黃海觀察使厥明年辛巳改量三邑之田文獻備考
云改量康翎甕津殷栗三邑之四其後八年己丑平川君有此疏也兪
集一號貞軒其量田狀啓條例具存並詳田制考今姑
略之

英宗十一年乙卯因黃海監司兪拓基狀啓　命三四邑
先爲改量左議政徐命均曰海西旱田多水田少地是
山峽海澤如安岳等若干邑有舊量其外諸邑皆無田
案故每年踏驗不過斟酌磨勘昔年故判書兪集一以
蕘索結稛始量三四邑伊時毁謗甚多未免中止而已
量之邑民情至今稱便矣　○臣謹案蕘索結稛者謂先

設方圓之繩又於方圓之內設經緯之線五五開方或九九開方如上所論故愚氓初見指之曰蒙索結網也初行之時毀謗甚多既量之後民情稱便其爲良法美制於此乎可知矣

藥泉南相國九萬答崔汝和書云（崔相國錫鼎）方田作事之始淺見已知其必不善成淺見若幸不中則於朝家誠幸矣若不幸而中其爲朝家失著大矣每不無耿耿者令承下示如是縷縷如有可救之方豈敢不獻第下示三條皆不知其合當卽今處此之道唯有專委道臣一任其所欲爲觀末終之成否議任事者之功罪是爲廟

堂責淺不可爲之伐斲有所參錯於其間矣今之議者
亦必云旣知其不可成則不如斯速已之此則於事體
殊甚顚倒不可爲也○案此卽 肅廟辛巳書也二十七年
其時方田利害朝議紛紜可知也
肅宗戊子兪集一以量田事遣彈上疏自明曰臣之奉
命量田只是三邑而臺臣以爲一道之民駡不絶口如
在水火網罟量法載在流來事目中臣於其時知其難
便拔去於新事目中故三邑亦無以此行用之事而今
以自作一網遍量原野爲辭强名之曰網田至以撒家
立標數畝之田片片分裂結卜亦分賦役多歧爲辭豈

不駭怪乎所謂方田非臣所創亦非新奇之法此實宋儒張載朱熹遺制而不過吾東量法加方圍一著使田夫各自繩量毋容監色弄奸而已設墩立標之處相距以三百六十步爲率卽方一里爲井之聖法墩之高廣例爲二尺不過一方席之地爲此而毁民之家其果近理乎已下今略之○臣竊詳俞集一方量之法其右之者讚不容口申平川一隊是也其左之者毁不遺力南欒泉一隊是也赤心爲國之事亦以黨論乖翻何以爲矣然此是三代古法而大宋皇明以至今日爲中國通行之法毁之者知所息矣

方量之法外打經緯雖若新改內查結負悉依舊案長尺短尺非所爭也

或曰兪集一方量之法本用何尺今不可知　國朝量田之尺原有二種一曰遵守舊尺世宗朝所造一曰甲戌新尺仁祖朝所造舊尺差短新尺差長見李相國頤命量尺議差毫謬千所失甚大然　肅廟晩季分遣均田使金在魯等改量三南之田竟用甲戌之尺今若還用舊尺民怨必興將若之何　臣以爲畦田旣方魚鱗旣著查其舊案仍冒舊稅法見上則舊尺新尺於公於私兩無利害用舊尺則其畦差小其稅亦隨而差少用新尺則其畦差大其稅亦

隨而差多而已新無可德舊將何怨然則舊尺新尺都無可爭周尺漢尺亦靡不可其理又明甚矣但以十斗之落割爲方畦而二十五畝五五開方則於是乎方量矣古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者稻子四升之落也一畝之長適爲十步一步之長適爲六尺則於是乎古法也然下種疏密俗各不同今宜知會三南道臣詢于老農先執方田四升之落審其廣輪尺量以來於是通執三個損益取中以其長六十分之一爲法尺以考于周尺以其長十分之一爲步尺以考于田尺則庶亦所合可以依據如無所合姑用甲戌之尺許有零分亦無

所不可矣

或曰新畦稅率悉從舊額無怨之道也若此畦彼畦肥沃一般而其額倍差亦必從舊乎奸豪匿詐投託諸宮而稅額都闕亦必從舊乎臣以爲十目所視無故倍差者雖增之何敢怨矣若投託諸宮者必有歲輸之例查除幾畦俾當歲輸餘皆出稅毋敢容奸不亦可乎發政合理而民猶怨之則厥民可罪奚足恤之乎

李相國頤命量尺議云甲戌量尺之稍長以其時戶曹啓辭大臣獻議見之本非朝廷之意只因該曹之做錯徑須終致難處也伏惟 聖祖特許新尺之用者以天

地父母之心哀此三南之民久困昏朝之誅求蓋欲因此少紓其力也而差毫謬千之教亦已洞燭其後弊竊恐一時異恩非爲萬世法程計也是以 先朝癸卯畿內己酉湖西之改量復用遵守舊尺畿湖之民不敢以新舊長短爲言朝議未嘗以甲戌事爲疑者誠以遵守之制 祖宗朝所講定而實倣中朝三十八畝出稅二十斗之法開方畝積百分取一以作量尺者旣有從周之義又合方田之術其不可中變有若關石和勻故也今者兩南之人敢以爲言豈四五十年之間民心日渝國綱漸弛而然歟官吏又從以先後之抑何意也且今

之議者或以爲開方作尺不能無奇零不盡之數則已棄之矣尺量土地不能如布帛輕平之物則度亦粗矣其算結負也又許把不滿六則棄滿六以上收爲一束其裁田形也方直之外多棄其不整者然則其不爭寸較分自初已然甲戌之尺長於舊尺者不過布尺一寸朝家大體何獨斷許以拂民情此言似矣而布尺一寸爲量尺四分七釐積萬尺爲一結則剩四負七束以至于千萬結則當幾何貧民有田滿結者蓋鮮矣雖用舊尺負束之加至少富者則田連阡陌少加不至大害今當曲循其情而復許法外之尺乎況算數定形已多疎

漏又加以長尺則通一國漏失當爲二十分之一用舊尺則所損於民者至微較量輕重終非中正之道也但其中有不可不商量者遵守冊印尺實難准信前後傳刻易失其眞木板燥濕有時所印隨而長短故甲戌諸道均田使所謂不可以遵守印尺爲准者戶曹慮其稍短依該用布尺造送者俱有見于此也且大臣之議以爲兩南所在舊尺長短亦不齊以此論之尺度之不齊不但今日爲然也臣取看戶曹所藏銅鑄布帛尺其長於遵守印尺者六分強此必甲戌所謂該用布尺以此造送量尺其長於遵守舊尺固矣蓋銅鑄者過長木刻

者易差今並爲難准之尺如欲度得其正則姑舍甲遵
二尺別求周尺之極精者以此更造布尺與量尺雖差
退量田始役日期務歸至精使民曉然知有法度而後
擧行則可無爭端允合事宜○臣謹案甲戌尺者 仁
祖十二年甲戌改量三南之田別用新尺者也遵守尺
者 世宗朝以來遵用之古尺而頒於 孝宗時者也
肅宗四十三年丁酉改量三南之田分遣均田使金
在魯等李相國此議獻之於是年然於此時竟用甲戌
新尺見文獻備考此議不見用也今若依例改量則不可不
仍用甲戌之尺若用兪集一方量之法則舊尺新尺於

於公於民都無利害（義見前）然此議謂遵守舊尺旣有從周之義又合方田之術蓋當時方量本用遵守之尺俾無零分故其說如此歟方量之法李相國亦以爲良法故以舊尺之合於方田潑以爲善也

欲作魚鱗必打經緯其欲不打而作之者不通之論也或曰洪武魚鱗之圖旣是無漏之良法則不可不遵而其必五五開方畫爲畦田則明史亦無明文吾欲但作魚鱗不作方畦不知如何　臣以爲魚鱗圖不可懸空畫出將模魚鱗之形必打經緯之線不打線而摸魚鱗理所不能也誠以人之視勢跬步以差目巧不可憑也奸

吏打量折補唯意圍繩不可恃也唯經緯之線張于地面而兩線相距之間原各十步（一畝方十步）二步相距之間原各六尺（一步方六尺）則上畱下畱左畱右畱其犬牙相入之界或攙幾步或攙幾尺瞭然呈現于衆目之前於是畫工執筆摸其膝界此之謂魚鱗圖也欲作此圖必打此線既打此線是名方量臣故曰魚鱗圖卽方量法方量法卽魚鱗圖不打線而模魚鱗理所不能也既作此圖理應藏弆名之曰田籍今欲於空蕩蕩地單作魚鱗之圖臣不能左右之也

其必正子午之位亦唐虞三代之經法不可改也

周禮六官之首章每云唯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辨方正位者辨子午之方正南北之位以營王國者也鄭云考工匠人建國以縣置槷識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參諸日中之景以正四方召誥曰太保攻位越五日甲寅位成體國經野者旣辨子午之方乃裁分其國中爲王宮左廟右社在其中面朝後市左右六鄉兩兩相嚮國中爲九區體者分也鄭注也賈云若人之手足分爲四體得爲分也六鄉旣成其外爲六遂在六鄉之左右百里之內謂之遠郊二百里之內謂之邦甸三百里之內謂之家稍大夫之采邑四百里之內謂之邦縣小都之所在五百里之內謂之邦都大都之所在此所謂邦畿千里也夫王宮居中旣正子午方位卽

六鄉六遂如棧附棧不得不隨正其子午方位六鄉六遂既正子午方位卽向稍縣都如棧附棧不得不隨正其子午方位卽六遂之田遠郊之田向稍縣都之田皆正其子午方位乃是不得不然之勢無容再問者也其衍沃之地畫之爲井以作模田其原隰之地隨勢作田但設方圓如今所論方量之法亦自然之勢無容再問者也此所謂體國以經野也經者子午之直線緯者其横線經野者以經緯之線度其田野也嗚呼先王治地之法千載晦盲而横渠倡之於前朱子述之於後洪武魚鱗之圖既行於中國兪氏方量之法又試於東方而上考

三代之遺文若合符契臣謂天運將還人文再昭此其兆也一變至道臣誠懇望於今日也

若夫財力所須隱漏既覈賠酬有裕不足虞也

或曰作事謀始先患財力古之戒也今雖按例打量按例作籍米麪紙筆其費不貲矧又加之以魚鱗圖帳草本正本營藏曹藏其費必倍蓰矣今公私匱乏無處著手豈可以議此事耶臣以爲方量之法至簡至捷其米麪之費必半減矣一畦之田不過十行其紙筆之費必半減矣然且方量者無漏之法也吏之所隱民之所隱悉著而無漏雖其稅額悉從舊籍畢竟結總必比前增

多矣此隱未覈猶支百年之用此隱既發何惜一年之損乎假如庚辰改量則辛巳春漕運之日以十年以來最高之總納于戶曹以其餘結追防改量之費不亦善乎此所謂先進排後受價也其先進排之時守令略費心力斯何足恤此事有若四征不服因糧於敵上不必損帑下不必攤徵中不必捐俸而汁滓自出於烹煎也或曰誠若無漏將有吏怨不亦難乎 臣以爲改量比總之後餘結不多則吏亦無怨若餘結過多則依吏奴給復之例畫給幾結（隨邑之大小及餘結之多少）名之曰留結俾補吏役待蘇弊錄于原籍則吏亦無收怨矣每年大槩之狀有

陳而無起者今以留結充總則新起之田吏不能悉隱之矣事之便宜莫此爲甚其怨豈足恤乎

齊山私議云今以爲量田不可爲者其說約有數端一曰紀綱已壞也二曰財力大詘也三曰饑饉未蘇也四曰增賦有怨也五曰靜鎮其時也六曰豪戶胥動也七曰使星交馳也八曰期限促迫也其說紛紜要非深密體究之論也夫所謂紀綱爲物張之則振舉弛之則廢壞萬事不理一任頹墮則紀綱其立乎量田苟善則陳荒者免而郡縣不欺朝廷紀綱其立矣隱漏者覈而吏胥不肆偷竊紀綱其立矣己巳甲戌之季南民無告而

朝廷不遣一介之使賑無所監贓無所發勸分之財咸
歸私橐抄飢之口太半虛張民塡溝壑日以萬計而官
卒無事吏用偃息民心渙散莫可收拾紀綱之壞正爲
此類其後按廉之臣略行懲創紀綱稍振知有朝廷由
是觀之紀綱之壞由不事事未聞以紀綱之壞而不敢
恤民斯其不當言者一也又所謂財力大詘者浮動之
言也據云湖南一道須費錢四十萬兩乃可始事議自
朝廷畫給此數或云兩西勑庫之錢宜先貸用或云五
營均廳之錢亦可推移嗚呼此何言也 肅廟庚子於
今恰滿百年其時量田之事未有聞者夫孰云 肅廟

當年劃給錢四十萬兩以量湖南之田耶　宣廟末季改量八道之田當時新經大難公私蕩然又何以八道之田一時並量耶當時未及鑄錢必不得以數百萬兩劃給諸路令必云四十萬兩時刻猝辦抑何故也彼不過曰湖南之原田續田通共四十萬結一結一兩則四十萬兩也然一結一兩之自朝家劃給不載法典何以云兩西勅需之錢五營均廳之錢一並取用有若兵禍猝興供億無術而隨遇隨用無所顧恤者耶此非浮言而何凡量田之所以有費者不過曰紙筆有須酒飯有資也其用不濫則其費不多自朝家劃給焉可也自本

道挈助焉可也自本縣拮据焉可也其有不足者竣事之後就民結之中略略攤徵焉可也今於擬議之初首發四十萬之說奮擊而平埽之抑何意也大抵天下之事規模而已規模未立施設先廣通量一道之田騷騷擾擾誠非得計然一二邑之先試以出規模計之善者也苟使一二邑之先試亦將曰財力無出乎況天下之事在於得人能者任之其法必善其法旣善其費必省財力之多入寡入令何以逆揣而懸度之乎斯其不當言者二也己巳甲戌之饑農夫殄瘁十室九空百夫一存而陳田之稅椎剝猶舊賦役之增時月以殊民之未

蘇職由田政量田之舉於斯為急有若倭寇之後田政
大紊而 宣廟之末亟行改量也今取諸邑一年稅率
及一年賦率若所謂計版民庫之等逐一查考則己甲
以來民情之憔悴哀痛乃可領略朝家之所以恤之者
宜如救焚拯溺顧乃曰新經饑饉不可以量田乎大病
之後議用培補之藥顧乃曰新經大病不可以用藥其
可曰中理乎斯其不當言者三也夫所謂增賦者何也
謂出於民者增乎抑入於公者增乎自古以來法之善
者民與國俱足法之未善者民與國俱困昔有子對魯
哀公之言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蓋於此時三家擅政

四分公室民國皆困故有子勸行徹法而有是言也今田政大紊隱漏滋多賦稅所入下不在民上不在公頭會箕斂悉歸尾閭今經理苟善則民賦有減而國入有增夫孰云逐畝而增額以行掊克之政耶渠賦既減民亦何苦而怨入之有增耶斯其不當言者四也夫所謂靜鎮者何也挑動邊釁與兵伐國則民斯有動矣鍛起大獄以錮朋黨則民斯有動矣高宮室大苑囿土木煩作則民斯有動矣今使一二勤謹之人左執一繩右執一尺以与田夫野老行於隴畝之間何以謂之動民也夫上逸豫則百姓困上勤勞則百姓安故廟堂靜則村

閭騷廟堂勞則村閭靜此不易之理也今欲以廟堂之靜而不喧謂可以鎮安百姓臣未之信也盍往觀夫田野之間乎甲田之稅忽增五負乙田之稅忽增九束呼號顚連農者織路舊陳之田忽稱新起今汰之田忽稱還削呼號顚連農者織路雇馬之錢漂船之錢咸以結斂進上之米民庫之米咸以結斂還上諸穀糠秕之色咸以結斂而陳田未蠲羣徭如法呼號顚連農者織路民本未靜何以鎮矣病之既重別證層生而罵醫却藥曰吾將靜鎮其可曰延生之方也乎斯其不當言者五也夫所謂豪戶胥動者古之言也古者富在貴族私田

連阡咸入輕等一有公明綜覈茹剛吐柔之人按籍考
實以增以減則豪戶者怨之耳今也故家名族悉皆凋
殘兼幷之習絶無所聞昔之豪田今爲民田昔之民田
今爲豪田豪田未必無可減民田未必無可增何必豪
戶怨之乎况昔之豪戶今所遺者皆陳田耳多者四五
十結少者一二十結故家之殘職由陳田一聞改量無
不矯首跂足而望之者何謂豪戶怨之乎斯其不當言
者六也夫所謂使星交馳者何也國初量田之時或遣
敬差官四十餘人或遣敬差官七十餘人或均田使二
人分掌左右之道或均田使一人兼察東南之道當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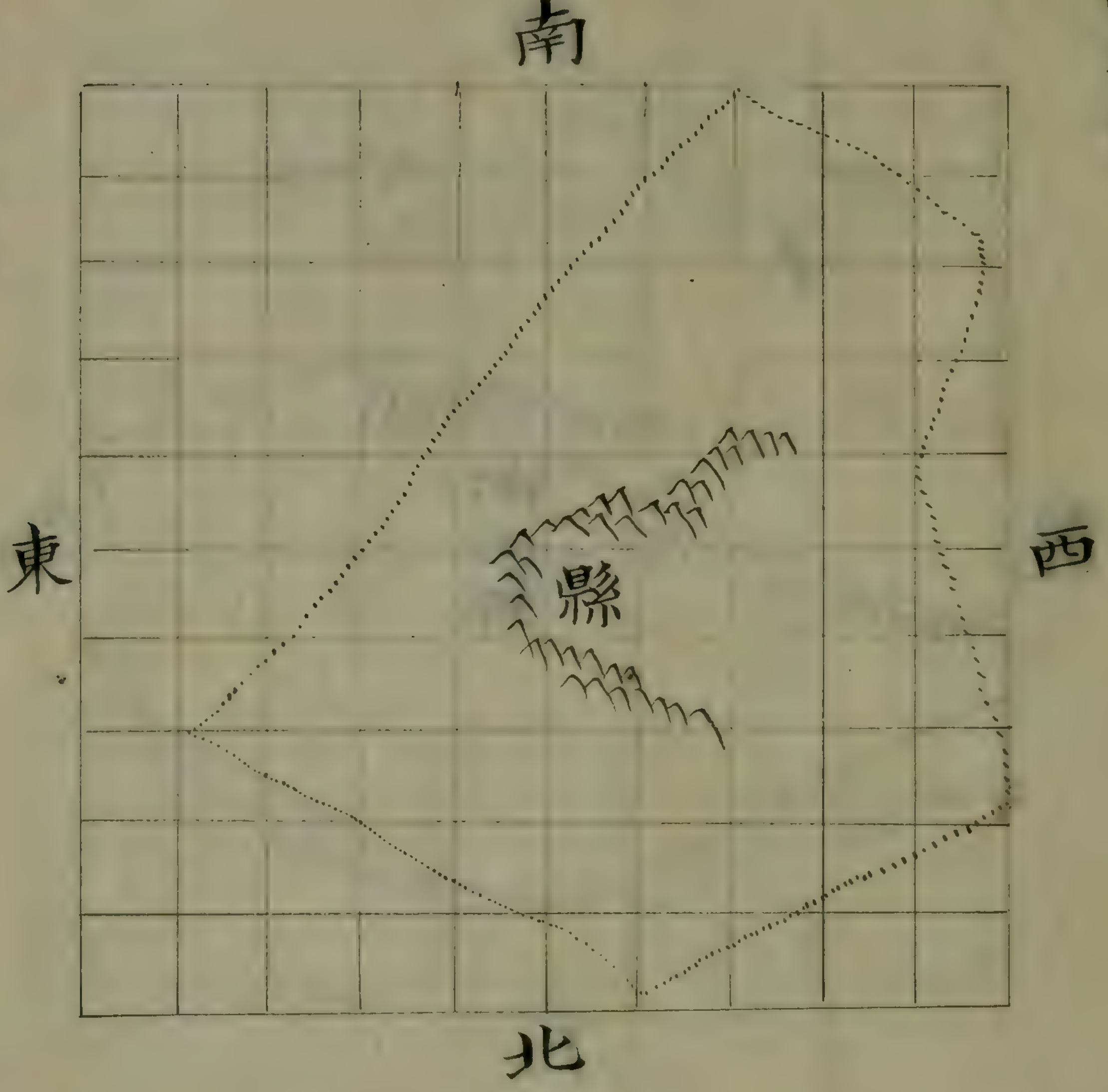
之時未聞以使星之職於路而遂寢量田之議也況今諸議皆以監司爲均田使邑宰爲敬差官又何云使星交馳耶今監司行部威儀太縟萬馬俱動列邑騷擾八珍並列民膏以竭斯不足憂而唯均田使一行乃爲厲民乎昔朱子爲浙東使悉去騶從時自跋涉我 肅宗大王引此美法以戒藩臣苟使均田之臣清愼愛民豈爲是煩弊乎今諸宮導掌勢家莊客皆乘驛馬以食廚供斯不足憂而唯均田使一行乃爲虐民乎斯其不當言者七也其所謂期限促迫者誠如其言然苟以今冬之量而今秋建言謂其促迫則來冬之量而來秋更議

獨不爲促迫乎三年之艾每待來年何以獲矣苟使守
令而爲之也亦須先期知會使之一年聚財一年度事
乃可以經理田畝而吏校之孰可任使士民之孰有材
幹何鄉何村之最齊最亂何法何規之最宜倣行非一
年審察一年經營無以善其事矣苟於來年有眞實施
行之意則何不於今年之冬預有措畫苟爲是姑息之
言以欺下民也言不由衷民將不信斯其不當言者八
也大抵宰臣建言首相天謨發言盈廷播諸八方八方
之民皆云量田而旬日之間忽云停罷民曰何居曰紀
綱已壞也曰靜鎭其時也於是奸吏猾胥相與竊竊然

遥笑之曰紀綱之壞正指吾屬吾持益力彼怯愈深於是慢上虐下玩法施威而無復忌憚矣忠臣志士相與望望然亟去之曰靜鎮之法其如彼也綺紈出牧酒肉淋漓驕奢淫逸唯日不足唯廟堂之上寂無號令斯之謂靜鎮乎寃者無愬枉者無伸浚膏咂血雞犬皆空唯田畝之事任其荒亂斯之謂靜鎮乎於是捫舌緘口以避訑訑之拒而庶事以墮矣豈不嗟哉若云時有不可事有所待則 先王朝二十五年又何無一言以仰請也本以量田付之於無可如何之地而已時有不可事有所待臣不以爲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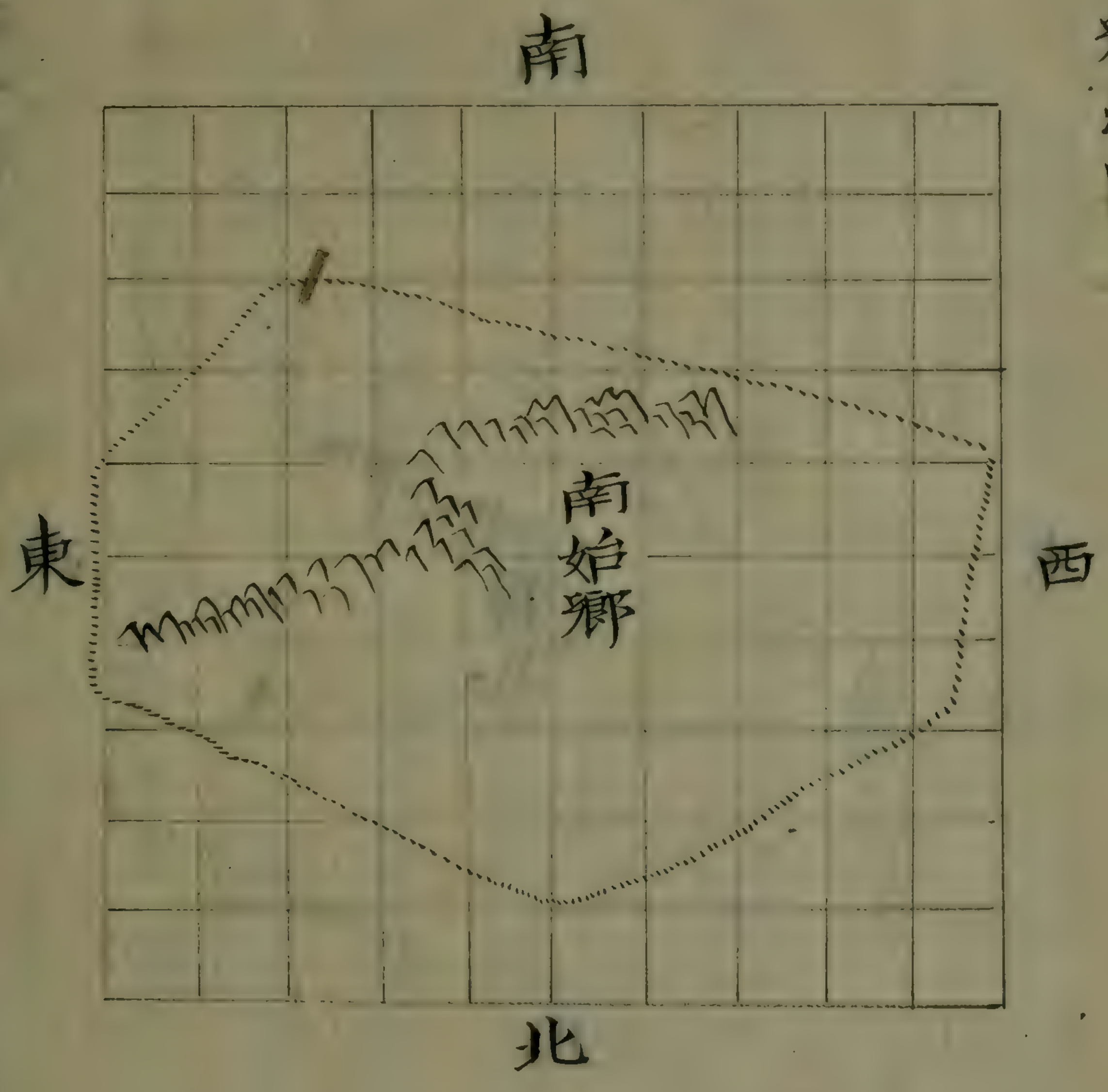
一縣之圖

細點即朱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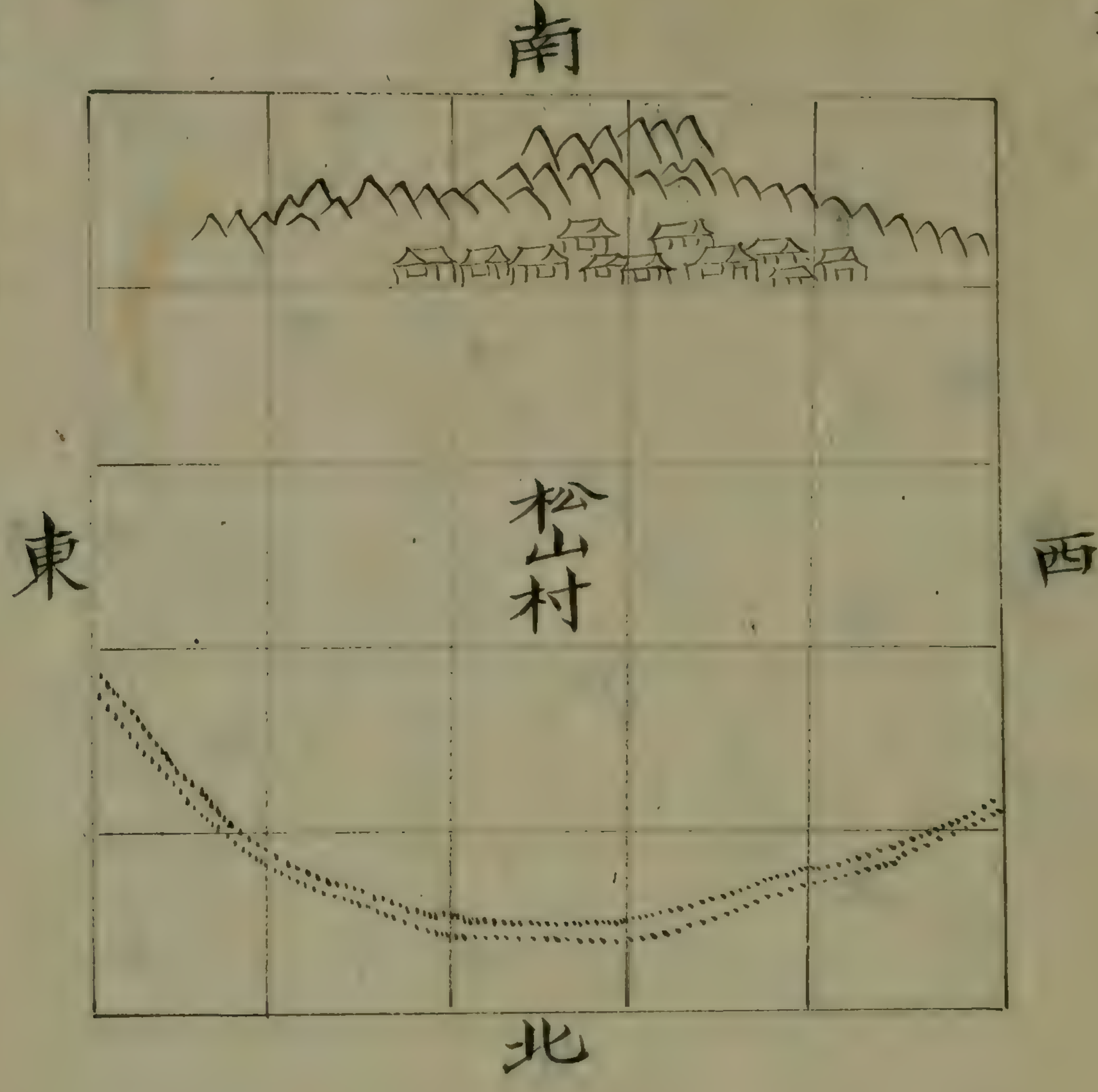
此縣東距某縣界二十八里西距某郡界四十里南距某府界三十五里北距某州界三十八里〇全方三十七區全方十里方斜方二十五區折補得全方十二三區共所函田地可知也

一鄉之圖



此鄉南北六里有半一區爲一里東西九里有半○全方三十六區各方一里破方二十二區折補得十餘區○通共四十六區卽古四十六畉之地共六區山也實田四十畉而已爲方田一百六十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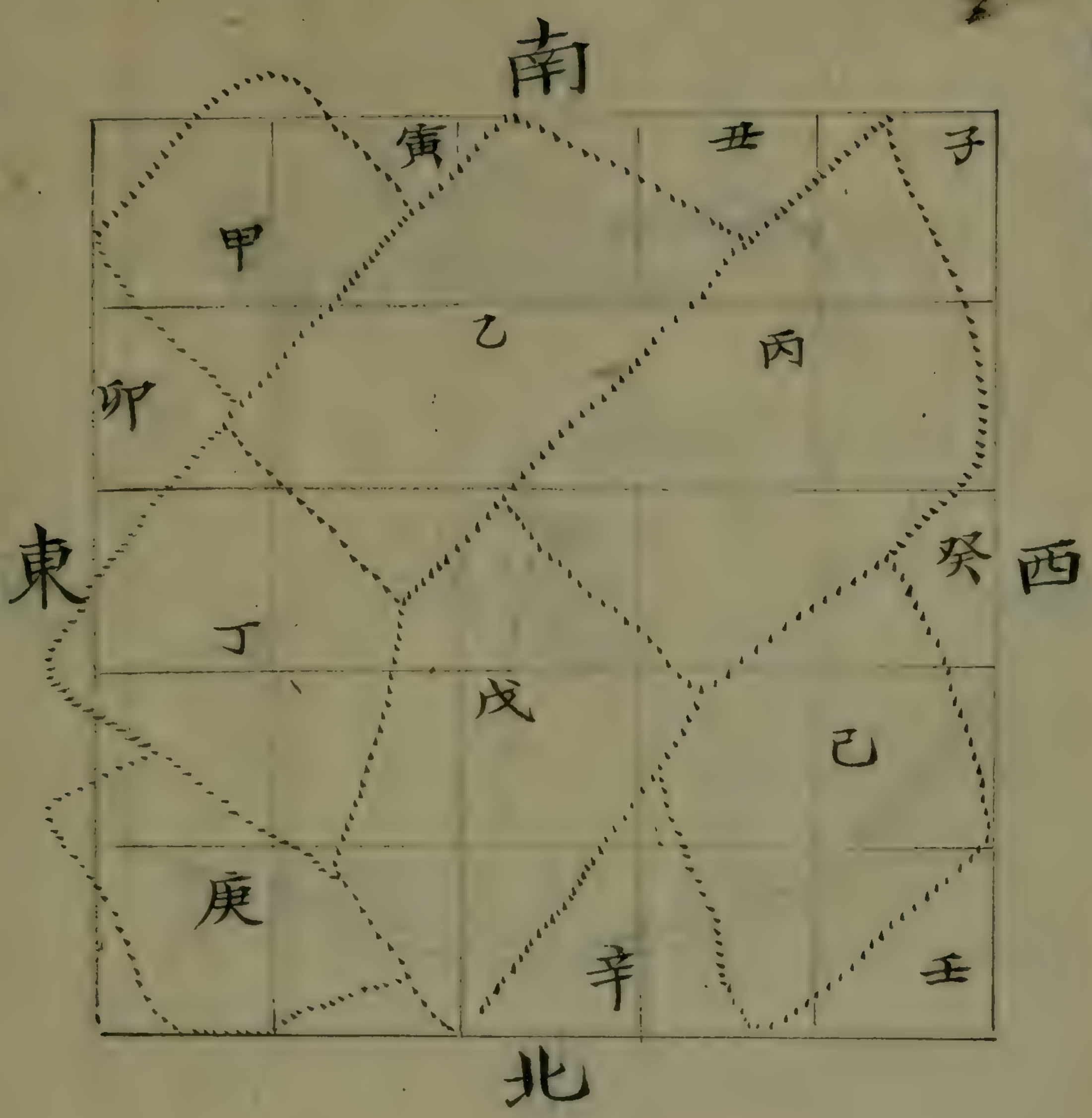
一村之圖



細點卽川流

此村背山臨水〇全方十三區卽方田十三區每區二十五畝破方十一區除山川村落折補得實田不過四區〇通共十七區卽古四畎之地四畦爲百畝百畝爲一夫又加二十五畝

一畦之圖



此畦其甲乙丙丁戊己庚七畓見其全影以此畦爲主其辛壬癸子丑寅卯之等皆鄰畦之相攙者詳在彼圖以彼畦爲主○假如一畝之稅一負而鄰田攙入三分則徵稅三東於此